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一千八百担

吴组缃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吴组缃代表作

一千八百担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计 蕾 编选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吴组缃代表作：一千八百担 / 吴组缃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吴… II. ①吴…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567 号

总、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 1. 19

吴组缃小传

吴组缃（1908—1994），原名祖缃，字仲华，十四岁时改名祖襄，笔名吴组缃、芜帝、野松、寄谷、木公等。安徽泾县茂林人。父亲吴庆余是个秀才，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反对科举，学洋文，后弃文经商，小有资产，在家乡兴办了两所私立小学。1921年起，吴组缃就学于宣城省立八中、芜湖省立五中，接触到进步思潮。在五中时，曾主持学生会的文艺周刊《赭山》，开始文学创作，在《赭山》、《皖江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和白话诗。1923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不幸的小草》和1925年3月在《妇女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鸢飞鱼跃》，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1927年结婚，回茂林当小学教员。

1929年，吴组缃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学中文，1933年毕业后直升清华大学研究院深造。清华园时期，是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与季羨林、林庚和李长之并称为“清华四剑客”。1932年到1934年他创作的小说《官官的补品》、《蓁竹山房》、《卍字金银花》、《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以皖南农村现实生活中经济与制度的衰落为题材和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尤其是1933年创作的短篇《一千八百担》，藉宋氏家族的一次宗祠集会，具体而微地表现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破产和宗族制度的分崩离析。这些作品后结为《西柳集》和《饭余集》刊行。吴组缃的创作朴素细致，结构严谨，尤其擅长描摹人物的语言和心态，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堪称写皖南农村风俗场景的第一人。

1934年，吴组缃中断学业，到南京中央研究院任丁文江的秘书半年。经郑振铎介绍，结识了王任叔、张天翼、蒋牧良、朱凡等人，常在一起探讨文学创作问题。1935年初，应聘担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师兼秘书。1936年与欧阳山、张天翼等左翼作家创办《小说家》杂志。1938年，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人之一，与老舍共同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任协会常任理事。1943年3月出版长篇小说《鸭嘴涝》（又名《山洪》），描写抗日战争中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曲折历程，塑造出章三官这个质朴善良、坚韧勇敢的农民形象，是

抗战文艺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1946年至1947年间吴组缃随冯玉祥访美，之后离开冯，担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和主任。1952年至逝世，一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历任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理事，全国《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目 录

吴组缃小传	1
-------------	---

小 说

离家的前夜	3
两只小麻雀	8
小花的生日	18
栀子花	26
金小姐与雪姑娘	36
官官的补品	47
蓁竹山房	58
黄 昏	64
卍字金银花	71
一千八百担	78
天下太平	109
樊家铺	127
女 人	152
某 日	156
铁闷子	168

散 文

扬州杂记	189
------------	-----

村居记事二则	198
柴	206
泰山风光	213
差 船	227
副官及其他	235
谈 癖	251
敬悼佩弦先生	257
吴组缃主要著作书目	264

小 说

离家的前夜

堂厅里黑漆漆地。右边屋子的耳门虚掩着，由门缝里射出一线灯光。蝶坐在藤椅上，我坐在她旁边：两个人都屏息着向屋子里倾听。

“乖，宝宝，吃奶奶，吃奶奶。”那个新来的奶娘温爱地说着。

“呵呵呵……”小鸠又凄惶地哭起来了。

“哦，不吃，不吃。乖乖，莫哭，莫哭。”奶娘说。

小鸠不哭了。蝶又深深叹了一口气。

我蹑手蹑脚走到耳门旁，贴着一只眼睛向屋里瞧：坐在桌旁的是母亲，她皱着眉头，脸色带着一点怒和怨，一手抱着小鸠。小鸠凝着她灵活的小眼，注视着灯火。泪珠挂在小颊上，时时摇动着头，发出哭后的啾嚅。奶娘靠在旁边，在桌上转着铜子。一共三个铜子在转，奶娘的手很灵捷，倒了这个，又转起那个。

“鸠，好玩呀，喂！”奶娘一边忙着转着铜子，一边笑着逗小鸠。

“嗯，嗯。”小鸠把小手指着在转的铜子，很高兴地啾呀着。

“嗯，嗯，鸠也转，鸠也转。”奶娘由母亲手里抱过小鸠来，把铜子给了她，说：“奶娘真疼你呢，小宝宝，你自己转。”

小鸠把奶娘那张陌生的脸注视了一会儿，忽然又有所感触地哇的一声哭起来了。

我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下，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样？”蝶低声地问我。

“不成功，她不要她呢。”

蝶正打算说什么，忽然屋里传出母亲的话声：

“那个女人不是生儿育女的！现在的世界不同啦，要读书，——结了婚还要读书，生了孩子还要读书！真是新花样，女人读书有什么用！”

“少奶奶毕了业，会当女教习先生，赚钱来孝敬你老人家呢！”

“我也有这福气！女人毕业有什么用！这种狠心的，自己的血肉呀，你看，忍心把她磨得这样可怜！那个女人不是生儿育女的！”

“妈，妈，妈，妈……”小鸠凄楚的稚音。

“宝宝，这是你的妈呀！”母亲的声音又变慈和了：“那个狠心的妈不要你了，你还想她做什么？——宝宝，乖乖。真是可怜呢，今天下午自你来了以后，一口奶也没吃。真是可怜的孩子！犯了什么法，叫人受饿罪！”

“鸠，喂，多好玩呀！”奶娘说。铜子又在桌上转起来了。

“娶什么女学生！我早就说女学生要不得。女学生是一朵花呀，摆在那里给人赏赏赞赞的呀！还抱孩子，抱孩子不是做了苦工？”

“呵呵呵！……”我无可奈何地笑起来了。

“你还笑！”蝶的声音分明含着泪。

“妈，妈，妈，呵呵……”小鸠又凄切地哭喊了。

“饿了啦！”母亲喊着说。

“小宝宝，吃奶奶，真好吃呀！”奶娘又在逗小鸠。

“呵呵……”小鸠哭得更厉害了。

蝶站起来，很快地推开耳门，走进屋子里去了。我也茫然地跟了她进去。

小鸠张开小口，眼泪果真成串地在腮上流着。母亲说：“妈来了，妈来了！”小鸠看见蝶，张开手，使劲地向她怀里扑过来。口里亲热地喊着：“妈，妈，妈。”泪还不住地向下滚。

“真是活冤家！”蝶红晕着眼眶说，“乖，不哭了！”

小鸠果真不哭了，小手在蝶的胸前乱抓着，亲热地撒着娇。蝶把纽扣解开，露出乳来。可怜的孩子！她饿急急地含住了一只，又用手摩弄着另一只。但是凄切地，又接二连三摇动小头，发出咿嚤的余声。

“你看可怜不可怜？”母亲感动地叹息着。

“真是痴东西！”蝶用手帕替小鸠拭了泪，抚摩着她柔细的头发，半似自语，半似教训地说道：“只要有奶奶吃就得了，还要择东捡西的！假使你妈死了呢，你不活了？”

“说得真好听！”母亲又怒又笑地说。

此时大家都无声了。那个奶娘无事可做，在旁边腴腆地搓着两手。

小鸠含着奶，已在蝶的怀里睡着了。

“可怜的孩子，”母亲轻松地挺了挺腰说，“饿了，又哭得疲倦了，现在一吃饱，不就睡熟了？真是可怜的！”

蝶抱着小鸠到我们自己的新房里去。母亲也打算去睡了，招呼奶娘，今晚权

且在她屋里睡一宵，到明天再作道理。

我走回卧室里，蝶躺在藤椅上，一只脚踏着小鸠的摇篮，侧身向里面，把抽抽咽咽的哭泣代替了她平日的催眠歌。

“又哭了，有什么值得哭的呢？快到一岁的孩子，哪里这么容易换奶？——慢慢地，说不定明天和奶娘混熟了，就肯吃她的奶了”。

“她不吃，她自己受！”蝶哽咽着嗓子发气地说，“我是一定要出去的，我难道就这样完了不成！”

一个正在绚烂青春的姑娘，生命在熊熊地燃烧，希望在她的面前美丽地闪烁。蝶并不是一个例外的女子。她所渴求的也是活跃的，前进的，充实的生活。在这没落的封建乡村里，在这寂寞古旧的家庭里，她怎能过得下去？蝶说：“在校里读书，多么新鲜活泼！现在可只有孩子的尿臭和奶香，直挺挺地立着的家具，一切干枯的，死寂的氛围来逼紧我的心胸。我是个活的人，我不能死死地掩埋在这古墓里！”

我爱她，我完全同情她。

次日早晨醒来的时候，房里静悄悄地。蝶不知几时已经起身，小鸠也不在摇篮里了。我懒懒地穿好衣服，找到后面厨房里，才看见蝶捧着碗在吃什么。昨晚的那一层愁云，早从她的脸上消散了。

“你起来了？”她含笑地跑近我。

“你吃的什么？”

“肝，醋炒猪肝，怪难吃的。”她皱着眉，摇着头说。

“吃这个做什么？”

“止奶呢！”她高兴地说：“小鸠吃奶娘的奶了。今天一早起，奶娘来抱她，她就要她抱。我叫奶娘抱她到没人的地方去。奶娘抱她到前面大厅上，和她玩了一会，果真就肯吃她的奶了。吃了奶，又玩了好久，一次也没有哭。现在我叫奶娘抱她到自己家里去了。”

“我知道熟了就会吃她奶的，昨天你偏要那么着急！”

“这样子，我俩明天就动身。”她一时真高兴。

“好，只要你愿意。”

奶娘声明她不能住在我家抱孩子，因为她丈夫在外面做生意。她要在家里料理；孩子只有抱到她自己家里去养育。好在都同在一个村里，自然可以时常来来

去去。我们也都答应了。

“不知道她家里干净不干净？邻居怎么样？屋舍怎么样？”我说。

“下午我要去的。我要送小鸠的衣服，东西去。”蝶一边回答我，一边又和女佣人说：“张妈，你先去看看她在那里登得惯登不惯？哭不哭？现在在那里作什么？奶娘待她怎么样？”

“你自己去一去也好。”我说。

“可是现在我不敢去；去了，她会不要奶娘了。——到晚上，我不见她面，偷偷地去看看情形。”蝶说着，眼就红了。

蝶中饭也不吃，忙着把小鸠的衣服，玩具和零星东西打点了一箱又一包；又忙着把我们自己的行李书籍理好。她脸色苍白得可怜，眼也变得滞钝了，泛着凄清的弱光。

然而刚才她并不是这样子的。

“蝶，你不舒服？歇歇吧。”我说。

“不要紧……”她哽咽着嗓子，向藤椅上一躺，就摸出手帕不住地拭泪。

蝶虽然年轻，但也是具有强烈的母爱的。青春的火焰鼓动她振起，前进；但她丢开了孩子，预备振起，前进时，她顿时发觉已经失去了一件重要的东西，自己的心已经空虚，怅惘了。

黄昏的时候，我们正吃晚饭，蝶叫张妈提了箱子包袱，到奶娘家里去。

“你吃了饭再去。”母亲慈祥地和蝶说，“我和你一块去看着。”

“我吃不下。——晚上，路难走，你老人家莫去。”她说。

“少吃一点，你两天没有好好地吃饭了，饿出病来怎么办？”我也怂恿她。

“没有的事。我饿了，我自己会吃。不要紧。”她说着就和张妈去了。

我到外面去辞了行回家，屋子里坐着满满的人。蝶很兴奋，同时又很疲乏地坐在椅上。小鸠在她怀里又跳又唱。满屋里喧哗着，有的赞叹，有的怜惜小鸠。

“怎么她又回来了？”我看见小鸠在她怀里，不免惊奇地问。

“这孩子真了不得！”蝶含着柔弱的目光，兴奋地说：“我到了奶娘家，我不敢进去，只在房外坐着。小鸠在房内，正和许多左右邻家的孩子玩，玩得真高兴。以后，我和奶娘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她在房内就听出来了。她也不玩了，摆着头，嗯，嗯，嗯地遍处望；望不见，她就妈，妈，妈地喊着，扁着小嘴要哭了……”

“喂，你慢慢说。”

“我忍不住了，走进去。我说：‘咦，你还认得我呵！’她喜得打起格格来，

望我怀里扑，又跳又唱。唉，那样子我真说不出！抱到我手里，唉，那种快乐的样子！她就不放我了。这个抱，她不要；那个抱，她也不要。她把手指着外面，推我，打我，要我抱她回来。”

“今天就让她在家里睡吧。”我拉拉她的小手，又把自己的两手拍着。她摆着头，紧紧地把着蝶的肩，表示不要我抱。

母亲不作声，只是叹息着。

小鸠在奶娘怀里吃饱了奶，——蝶的奶上涂着黑墨，小鸠曾失望地哭了很久的。——就由蝶抱到我们卧室里来了。

我，蝶，小鸠，我们三个人都睡到床上了。小鸠高兴地爬着，滚着，嘴里又咿呀地唱着。蝶说：“你喊爸呀。”小鸠就滚到我身边，昂着头，窝着小嘴喊：“爸——”蝶说：“你喊妈呀。”小鸠就又滚到蝶的怀里喊：“妈——”她玩了一会儿，就安静地睡着了。

“你也静心睡吧。今天你太疲乏了。你看你又这样疲弱了，说不定你明天不能勉强动身的，饭又不吃……”我说。

“日子迫了呀，我必定要赶上考期的。”

夜阑了。只有蚊虫的鸣声和时钟的摆动应和着。我也睡不着，翻身看蝶，蝶一手护着酣睡的小鸠，不时地耸动着肩，吐着长气。

“你还没有睡着？”

“唔……”显然又在抽咽了。

“不要哭，好姑娘。”

“我的奶涨得痛。”

“过一两天就会好的。你静心睡，不要胡思乱想。”

“我睡不着。——你靠近我一点。”

我把身肢靠近她，她空着的右手就抱住了我，把头枕在我的手臂上。“我不想出去了，我不读书了。”她紧紧地把我一抱，就伤心地低泣起来了。

“你把胸襟放远一点。”我抚着她的发，不禁也黯然了。

蝶索性大声痛哭起来了。

小鸠也醒了，在蝶怀里钻动着。

蝶一边哭，一边拍着她。

一九三〇、一、九

（原载 1931 年 7 月《妇女杂志》第 17 卷 7 号）

两只小麻雀

我的好友张兆佳夫妇和他们的可爱的小槐子都回他们的故乡歇暑去了。他们的故乡是一个有趣的去处。我要求他们到家后把那有趣的生活详细告诉我。兆佳就寄来这一束东西，说是从他太太的日记里节录出来的。

一

洗了澡，走到院子里来。佳捧着一只玻璃杯，在石榴树旁捉火萤；捉着了一只火萤，闹着要拉我的头发下来“弹棉花”。所谓弹棉花，最是残酷的游戏：扯住一根头发，把萤的腹部在上面搓弹，发亮的东西天花乱坠地落下来，一只快活美丽的火萤就好端端地送死了。

“别作孽呀，它活它的，你活你的，各自享有其生命。”我像说道般地说。

“真是慈悲的姑娘！”他笑我。

我逼他放去了手里的火萤，拉他在竹床上坐下来。我们先谈着北方的好天气，渐渐谈到我们这阔别一年的故乡来了。佳吐了一口气说：

“如今，我们村里有三多。”

“哪三多？”

说着，母亲也挈着小槐子出来了。母亲说：“三多？是多福多寿多男子！”我和佳都笑起来。我问佳是不是这三多？

“我说的却不是这三多。是断墙破壁多，抽鸦片的小伙子多，还有猪屎多！——少一件也算不得中国的现代乡村，少一件也算不得破落了的封建乡村！”

“养畜生，我最讨厌猪。”母亲坐到藤椅上，抚着槐子的头说：“又脏，又难看。——槐子，你喜欢不喜欢猪，黑猩猩？”

“黑猩猩，我不喜欢。”槐子莫名其妙地答。

我说我如果在家里不出去，一定要多养些小动物：小羊子，小白兔，鸡儿，